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杜陽雜編 第三卷

武宗皇帝會昌元年，夫餘國夫餘國見《漢·東夷傳》。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。火玉色赤，長半寸，上尖下圓。光照數十步，積之可以燃鼎，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。才人常用煎澄明酒。其酒亦異方所貢也，色紫如膏，飲之令人骨香。松風石方一丈，瑩微如玉，其中有樹，形若古鬆偃蓋，颯颯焉而涼風生於其間。至盛夏，上令置諸殿內，稍秋風颯颯，即令撤去。上好神仙術，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禮。復修降真台，春百寶屑以涂其地，瑤榼金拱，銀檻玉砌，晶瑩炫燿，看之不定。內設玳瑁帳、火齊牀，焚龍火香，薦無憂酒。此皆他國所獻也。亡其國名。上每齋戒沐浴，召道士趙歸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。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，皆如紅玉。又渤海貢馬腦櫃、紫瓷盆。馬腦櫃方三尺，深色如茜所制，工巧無比，用貯神仙之書，置之帳側。紫瓷盆量容半斛，內外通瑩，其色純紫，厚可寸餘，舉之則若鴻毛。上嘉其光潔，遂處於仙台秘府，以和藥餌。後王才人擲玉環，誤缺其半菽，上猶歎息久之。傳於濮州刺史楊坦。處士元藏幾，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，隋煬帝時官奉信郎。大業元年，為過海使判官，遇風浪壞船，黑霧四合，同濟者皆不救，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，殆經半月，忽達於洲島間。洲人問其從來，藏幾具以事對。洲人曰：「此乃滄浪洲，去中國已數萬里。」乃出菖蒲酒、桃花酒飲之，而神氣清爽焉。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三月，地土宜五穀，人多不死。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。又產分蒂瓜，瓜長二尺，其色如椹，一顆二蒂。有碧棗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縫掖衣，戴遠遊冠，與之語中華事，則歷歷如在目前。所居或金闕銀台，玉樓紫閣，奏簫韶之樂，飲香霧之醕。洲上有久視山，山下出澄綠水，其泉闊一百步，亦謂之流綠渠。雖投之金石，終不沉沒，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。又有良金池，可方數十里，水石沙泥，皆如金色，其中有四足魚。今刑部盧溥員外云：金義嶺有池如盆，其中有魚皆四足。又有金蓮花，洲人研之如泥，以間彩繪，光影煥爛，與真金無異，但不能入火而已。更有金莖花，其花如蝶，每微風至，則搖蕩如飛，婦人競彩之以為首飾。且有語曰：「不戴金莖花，不得在仙家。」又有強木造舟楫，其上多飾珠玉以為遊戲。強木，不沉木也，方一寸，重百斤，巨石縋之，終不能沒。藏幾淹駐既久，忽思中國，洲人遂刺凌風舸以送之，激水如箭，不旬日即達於東萊。問其國，乃皇唐也；詢年號，則貞元也；訪鄉里，則榛蕪也；追子孫，皆疏屬也。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，殆二百年矣。有二鳥大小類黃鸝，每翔翥空中，藏幾呼之則至，或令銜珠，或令授人語，乃謂之傳信鳥，本出滄浪洲也。藏幾工詩好酒，混俗無拘檢，數十年間遍遊無定，人莫知之。惟趙歸真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，遂得其實。歸真往往以藏幾之異，備奏於上，上令謁者賈手詔急徵，及至中路，忽然亡去。謁者惶怖，即上疏具言其故。上覽疏咨嗟曰：「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。」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，至今江表道流，大傳其事焉。

宣宗皇帝英明儉德，器識高遠。比在藩邸，常為諸王典式。忽一日不豫，神光滿身，南面獨語，如對百寮。鄭太后惶恐，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，遂奏文宗，雲上心疾。文宗召見，熟視上貌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：「此真我家他日英主，豈曰心疾乎？」即賜上御馬金帶，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上宅。及即位，時人比漢文帝。衣澹濯之衣，饌不兼味。先是，宮中每欲行幸，即先以龍腦鬱金藉其地。自上垂拱，並不許焉。凡與朝士從容，未嘗一日不論儒學，而頗注意於貢舉。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。或大臣出鎮，即賦詩賜之。凡欲對公卿百寮，必先嚴整容止，更衣盥手，然後方出。語及庶政，則終日忘倦。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，率皆焚蕪。倡優伎樂或彌日嬉戲，上未嘗等閒破顏，縱賜與亦甚寡薄。一日，後宮有疾，召醫人侍湯藥。泊平愈，上袖出金數兩遺之。醫者將謝，遽止之曰：「勿使內官知，言出於外，更使諫官上疏也。」其儉靜率多此類。

大中初，女蠻國貢雙龍犀，有二龍，鱗鬣爪角悉備。明霞錦，雲鍊水香麻以為之也，光耀芬馥著人，五色相間，而美麗於中國之錦。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菩薩蠻。當時倡優遂制《菩薩蠻》曲，文士亦往往聲其詞。更有女王國，貢龍油綾、魚油錦，紋彩尤異，皆入水不濡濕，雲有龍油魚油故也。優者亦作《女王國》曲，音調宛暢，傳於樂部。《後漢·東夷傳》云：海中有女王國，視井即有孕；又梁朝公子傳云女國有六。

大中中，日本國王子來朝，獻寶器音樂，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。王子善圍棋，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。王子出楸玉局，冷暖玉棋子，雲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，島上有凝霞台，台上有手談池，池中產玉棋子，不由制度，自然黑白分焉。冬溫夏冷，故謂之冷暖玉。又產如楸玉，狀類楸木，琢之為棋局，光潔可鑿。及師言與之敵手，至三十三下，勝負未決。師言懼辱君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指，則謂之鎮神頭，乃是解兩徵勢也。王子瞪目縮臂，已伏不勝，回語鴻臚曰：「待詔第幾手耶？」鴻臚詭對曰：「第三手也。」師言實第一國手矣。王子曰：「願見第一。」曰：「王子勝第三，方得見第二；勝第二，方得見第一。今欲驟見第一，其可得乎？」王子掩局而吁曰：「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，信矣！」今好事者尚有《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》。

羅浮先生軒轅集，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，立於牀前則發垂至地，坐於暗室則日光可長數丈。每採藥於深巖峻谷，則有毒龍猛獸，往來衛護。或晏然居家，人有具齋邀之，雖一日百處，無不分身而至。或與人飲酒，則袖出一壺，才容一二升，縱客滿座而傾之，彌日不竭。或他人命飲，即百斗不醉。夜則垂髮於盆中，其酒瀝瀝而出，麴蘖之香，輒無減耗。或與獵人同群，有非朋游者，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。或飛朱篆於空中，則可屈千里。有病者，以布巾拭之，無不應手而愈。及上召入內庭，遇之甚厚。每與從容論道，率皆葉於上意。因問曰：「長生之道可致乎？」集曰：「撤聲色，去滋味，哀樂如一，德施無偏，自然與天地合德，日月齊明，則致堯舜禹湯之道，而長生久視之術，何足難哉？」又問：「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？」曰：「臣不知其他，但少於果耳。」及退，上遣嬪御取金盆，覆白鵝以試之。集方休於所舍，忽起謂中貴人曰：「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？」中貴人皆不喻其言。於時上召令速至，而集才及玉階，謂上曰：「盆下白鵝宜早放之。」上笑曰：「先生早已知矣。」坐於御榻前，上令宮人侍茶湯。有笑集貌古布素者，而鎮發絳脣年才二八，須臾忽變成老嫗，雞皮鮐背，發鬢皤然。宮人悲駭，於上前流涕不已。上知宮人之過，促令謝告先生，而容質卻復如故。上因語京師無荳蔻荔枝，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，鮮明芳潔，如才折下。又嘗賜甘子，集曰：「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。」上曰：「朕無復得之。」集遂取上前碧玉甌，以寶盤覆之，俄頃撤盤，即甘子至矣。芬馥滿殿，其狀甚大。上食之，歎其甘美無匹。又問曰：「朕得幾年天子？」集即把筆書曰「四十年」，但「十」字挑腳。上笑曰：「朕安敢望四十年乎！」及晏駕，乃十四年也。集初辭上歸山，自長安至江陵，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，約數十萬。中使從之，莫知其所出。既至，中路忽亡其所在，使臣惶恐不自安。後數日，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。

大中末，舒州奏眾鳥成巢，闊七尺，高一丈，而燕雀鷹鷂水禽山鳥，無不親狎如一。又有鳥，人面綠毛，觜爪悉紺，其聲曰甘蟲，因謂之曰甘蟲，時人畫圖鬻於市肆焉。

懿宗皇帝器度沉厚，形貌瓌偉。在藩邸時，疾疹方甚，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臥內。上疾稍間，妃異之，具以事聞。上曰：「無泄是言，貴不見忘。」又嘗大雪盈尺，上寢室上，輒無分寸。諸王見者無不異之。

大中末，京城小兒疊布蘸水，向日張之，謂振暈。及上自鄆王即位，振暈之言應矣。

宣宗制《泰邊陲曲》，其詞曰：「海岱晏咸通。」及上垂拱，而年號咸通焉。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。鄭太后厭代而蔬素悲咽，同士人之禮，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，以至酸鼻。

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，宅於廣化里，賜錢五百萬貫，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。至於房櫳戶牖，無不以珍異飾之。又以金銀為井欄藥臼、食積水槽、釜鑊盆甕之屬，仍鑲金為笮籬篋。制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，悉檣以金龜銀螯。又琢五色玉器為什合，百寶為圓案。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，此皆太宗廟條支國所獻也。堂中設連珠之帳，卻寒之簾，犀簾牙席，龍鬪鳳褥。連珠帳，續真珠為之也。卻寒簾，類玳瑁班，有紫色，雲卻寒之鳥骨所為也，未知出自何國。又有鷓鴣枕、翡翠匣、神絲繡被。其枕以七寶合成，為鷓鴣之狀。翡翠匣，積毛羽飾之。神絲繡被，繡三千鴛鴦，仍間以奇花異葉，其精巧華麗絕比。其上綴以靈粟之珠，珠如粟

粒，五色輝煥。又帶濁忿犀、如意玉。其犀圓如彈丸，入土不朽爛，帶之令人濁忿怒。如意玉類桃實，上有七孔，云通明之象也。又有瑟瑟幕、紋布巾、火蠶綿、九玉釵。其幕色如瑟瑟，闊三丈，長一百尺，輕明虛薄，無以為比。向空張之，則疏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真珠，雖大雨暴降不能濕弱，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。紋布巾即手巾也，潔白如雪，光軟特異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彌年，不生垢膩。二物稱得之鬼谷國。火蠶綿云出炎洲，絮衣一襲用一兩，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近也。九玉釵上刻九鸞，皆九色，上有字曰「玉兒」。工巧妙麗，殆非人工所制。有金陵得之者，以獻，公主酬之甚厚。一日晝寢，夢絳衣奴授語云：「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。」及覺，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。洎公主薨，其釵亦亡其處。韋氏異其事，遂以實話於門人。或有云：玉兒即潘妃小字也。逮諸珍異，不可具載。自兩漢至皇唐，公主出降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寶步輦，四面綴五色香囊，囊中貯辟寒香、闕邪香、瑞麟香、金鳳香。此香異國所獻也，仍雜以龍腦金屑。刻鑿水精、馬腦、辟塵犀為龍鳳花，其上仍絡以真珠玳瑁，又金絲為流蘇，雕輕玉為浮動。每一出遊，則芬馥滿路，晶瑩照灼，觀者眩惑其目。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，忽相謂曰：「坐來香氣何太異也？」同席曰：「豈非龍腦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余幼給事於嬪御宮，故常聞此，未知今日由何而致？」因顧問當釀者，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。中貴人共視之，益歎其異。上每賜御饌湯物，而道路之使相屬。其饌有靈消炙、紅虬脯；其酒有凝露漿、桂花醕；其茶則綠華、紫英之號。靈消炙，一羊之肉取之四兩，雖經暑毒終不見敗。紅虬脯非虬也，但佇於盤中則健如虬。紅絲高一尺，以箸抑之無數分，撤則復其故。迨諸品味人莫能識，而公主家饜飫如里中糠粃。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，玉饌俱列，暑氣將甚，公主命取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掛於南軒，良久滿座皆思挾纊。澄水帛長八九尺，似布而細，明薄可鑿，云其中有龍涎，故能消暑毒也。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，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，令僧禱捧立堂中，而光明如晝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術士米實為燈法，乃以香蠟燭遺之。米氏之隣~NLFD;人覺香氣異常，或詣門詰其故，實具以事對。其燭方二寸，上被五色文，卷而蒸之，竟夕不盡，鬱烈之氣可聞於百步。餘煙出其上，即成樓閣台殿之狀，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。公主疾既甚，醫者欲難其藥餌，奏云雲得紅蜜白猿膏，食之可癒。上令訪內庫，得紅蜜數石，本兜離國所貢也。白猿脂數甕，本南海所獻也。《山海經》曰：南方有山，中多白猿。雖日加餌，一無其驗，而公主薨。上哀痛之，自制輓歌詞，令百官繼和。及庭祭日，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，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。及葬於東郊，上與淑妃御延興門，出內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，各高數尺，以為威儀。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昇，刻木為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，不可勝計。以絳羅多繡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亦各千隊。結為幢節傘蓋，彌街翳日。旌旗珂佩兵士鹵簿率加等。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，焚升霄降靈之香，擊歸天紫金之磬。繁華輝煥，殆二十餘里。上賜酒一百斛，餅餠三十駱駝，各徑闊二尺，飢役夫也。京城士庶，罷市奔看，汗流相屬，惟恐居後。及靈車過延興門，上與淑妃慟哭，中外聞者，無不傷泣。同日葬乳母，上又作祭乳母文，詞理悲切，人多傳寫。是後上晨夕惴心掛想。李可及進《數百年》曲，聲詞怨感，聽之莫不淚下。又教數千人作數百年隊。取內庫珍寶雕成首飾。畫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，以為地衣。每一舞而珠翠滿地。可及官歷大將軍，賞賜盈萬，甚無狀。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鯁直，乃謂可及曰：「爾恣巧媚以惑天子，滅族無日矣！」可及恃寵，亦無改作。可及善轉喉舌，對至尊弄媚眼，作頭腦，連聲作詞，唱新聲曲，須臾即百數方休。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，謂之拍彈去聲。一日，可及乞假為子娶婦。上曰：「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。」可及至舍，見一中使監二銀檣，各高二尺餘，宣賜。可及始謂之酒，及封啟，皆實中也。上賜可及金麒麟高數尺，可及取官車載歸私第。西門季玄曰：「今日受賜，更用官車，他日破家，亦須輦還內府，不道受賞，徒勞牛足。」後可及坐流嶺南，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。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。

上敬天竺教，十二年冬，制二高座賜新安國寺。一為講座，一曰唱經座，各高二丈。研沉檀為骨，以漆塗之，鏤金銀為龍鳳花木之形，徧覆其上。又置小方座，前陳經案，次設香盆，四隅立金穎伽，高三丈，磴道欄檻，無不悉具，前繡錦檐褥，精巧奇絕，冠於一時。即設萬人齋，敕大德僧撤首為講論。上初修安國寺，臺殿廊宇，制度宏麗。就中三間華飾秘邃，天下稱之為最，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。上親幸賞勞，觀者如堵。降誕日於宮中結彩為寺，賜升朝官已下錦袍，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。

十四年春，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。百官上疏諫，有言憲宗故事者。上曰：「但生得見，歿而無恨也。」遂以金銀為寶刹，以珠玉為寶帳香帛，仍用孔雀氍毹飾其寶刹，小者高一丈，大者二丈。刻香檀為飛簾花檻、瓦木階砌之類，其上徧以金銀覆之。昇一刹則用夫數百，其寶帳香帛不可勝紀。工巧輝煥，與日爭麗。又悉珊瑚、馬腦、真珠、瑟瑟綴為幡幢，計用珍寶不啻百斛。其剪彩為幡為傘，約以萬隊。四月八日，佛骨入長安，自開遠門安福樓，夾道佛聲振地，士女瞻禮，僧徒道從。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，泣下沾臆。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。而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者，悉賜銀碗錦彩。長安豪家競飾車服，駕肩彌路，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，莫不蔬素以待恩福。時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，以手執之，一步一禮，血流滿地。至於肘行膝步，齧指截髮，不可算數。又有僧以艾覆頂上，謂之煉頂。火發痛作，即掉其首呼叫。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，而痛不可忍，乃號哭臥於道上，頭頂焦爛，舉止蒼迫，凡見者無不大哂焉。上迎佛骨入內道場，即設金花帳、溫清牀、龍鱗之席，鳳毛之褥，焚玉髓之香，薦膏之乳，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。初迎佛骨，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為香刹，或高一二丈，迨八九尺，悉以金翠飾之，京城之內約及萬數。是妖言香刹搖動，有佛光慶雲現路衢，說者迭相為異。又坊市豪家相為無遮齋大會，通衢間結彩為樓閣台殿，或水銀以為池，金玉以為樹。競聚僧徒，廣設佛像，吹螺擊鈸，燈燭相繼。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腳呵唱於其間，恣為嬉戲。又結錦繡為小車輿以載歌舞。如是充於輦轂之下，而延壽裡里為繁華之最。是歲秋七月，天子晏駕，識者以為物極為妖。公主薨而上崩，同昌之號明矣。

僖宗皇帝即位，詔歸佛骨於法門，其道從威儀十無其一，具體而已。然京城耆耄士女爭為送別，執手相謂曰：「六十年一度迎真身，不知再見復在何時。」即伏首於前，嗚咽流涕，所在香刹詔悉鏟除，近甸百無一二焉。